



夏晓虹 编

追忆梁启超

学者追忆丛书 ZHUIYILIANGGUICHAO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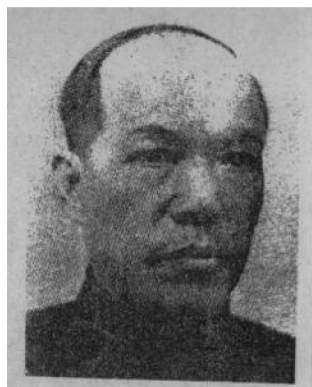
530071



530071

有追忆丛书

ZHUYIJIANGQI CHAO



夏晓虹 编

追忆梁启超

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追忆梁启超/夏晓虹编. - 北京: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
1996.10

(学者追忆丛书)

ISBN 7-5043-2918-5

I. 追… II. 夏… III. 梁启超-生平事迹 IV. K82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6406 号

825.1
XX

学者追忆丛书

追忆梁启超

夏晓虹 编

责任编辑 沈楚瑾

装帧设计 张一山

责任校对 张莲芳

出版者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

邮政编码 100866

印刷者 北京外文印刷厂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规格 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

印张 15.75 字数 332 千

版次 1997 年 1 月第 1 版

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 册 定价: 23.00 元

ISBN 7-5043-2918-5/K·51

“学者追忆”丛书

总序

陈平原

“追忆逝水年华”，此乃人之常情。从“子在川上曰，逝者如斯乎”，到“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”，古往今来，多少骚人墨客，为此临风洒泪。其实，不必借山川草木起兴，单是往事如烟，就足以让千古文人感慨叹息。“感慨”不足以尽兴，于是又有了许多落在纸上的“追忆”。

对往日风流的追忆，与其说是为了记住历史，不如说是为了展望未来。人们只能记住那些应该记住、或者说希望记住的——包括人和事。作为学者而被追忆，不只是一种历史定位，更意味着进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。因为，人们总是以当下的生存处境及需求为支点，借助于与历史对话来获得思想资源与工作方向。

选择对话者，其实已经内在地规定了对话的内容、倾向以及情调。选择康有为、蔡元培、章太炎、梁

启超、王国维等作为追忆的对象,或者说邀请其参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学术建设,基于如下几方面的考虑。

首先是基于这些学者自身所独具的魅力;这种魅力,既源于其学术成就,更来自其精神境界——这是较好地体现了古与今、中与西、学术与思想、求是与致用相结合的一代。具体分疏起来,几乎每个人都不可重复:学术思路有异,安身立命之处也不同。只是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中,这些人都曾饱领风骚、独开风气,因而成为时人及后人追忆的对象。

并非此前没有同样兼具学者与思想家风范的“大师”,之所以选择康、蔡、章、梁、王等作为追忆的对象,一是因其开创的学术思路及研究范式,对今日中国仍有影响;一是已经有大量追怀文章可供选择,而且其中颇多佳作。两汉隋唐或者宋元明清的大学者,去世后也有绝妙的传记、墓志或祭文出现;但限于体例,此类文章不易体现“真实的人生”。对于被追忆者,不苛求完美无缺,而希望真实可信,这基本上是现代人的思路。这种对“人”、对“文”的新的理解,使得“追忆”不再拘于一格,或庄重,或琐碎;或洒脱,或俏皮;或长篇大论,或三言两语。读单篇文章,感觉或许有点欠缺,因作者并不希望“盖棺论定”,而只是提供一个特定角度的观察。合起来可就大不一样了:正是这些亲切而零碎的描述,得以显示被追忆者生命历程及精神

境界的不同侧面。

观察的角度不同,再加上立场有异,对同一事件的叙述与评价,可能天差地别。不作考证与整合,也不追求“方向感”或“一锤定音”,这种众声喧哗的状态,也许正是“追忆”的魅力所在。有心人不难读出不同追忆间的“缝隙”——可能理解歧异,可能回忆失真,但也不排除存心造伪。对于聪明的读者来说,这些文本间的“缝隙”,无疑是意味无穷的。当然也有“众口一辞”的时候,但距离的远近、角度的俯仰、趣味的高低,仍使得对同一事件的叙述异彩纷呈。

不讲“是非”,不断“真伪”,这种编辑思路,似乎过高估计了读者的接受能力;其实不然。为治思想史、学术史的专家提供背景材料,并非这套丛书的主要目的;更希望普通读者能一编在手,悠然会心,领略前辈丰采,往日风流。倘若有由此而对学术研究及文化建设产生兴趣、甚至愿意投身其间的,则编者大喜过望。因此,选文时剔除了许多过分专业化的、需要特别知识准备才能阅读的“准论文”。有专业而不囿于专业,能文章而不只是文章,这便是本丛书选文的基本要求。

至于说史实的“是非”与“真伪”,落实到具体文本,并非总是黑白分明。俗话说,水太清则无鱼。一点破绽也没有、经得起专家考证的“追忆”,不能说没

有,但因其处处设防,反而阻碍文气的流动。“准确”者未必“生动”,“生动”的又可能不“准确”。兼有史学价值与文学韵味的“追忆”,其实不太好找。只要不过分离奇荒诞,略带一点想象与夸张,想来读者也是宽宏大量的。

为了不至于“离题万里”,这里只选录师友、弟子及亲属的文章。关系的亲近,并不能保证其证词句句属实。只是不同于道听途说的“流言”,关系亲近的人之制造“神话”,本身便是一种值得关注的“事件”。其文,因而也就必选,也可读。

1995年6月16日于京西蔚秀园

目 录

总序

陈平原

梁启超小传	梁启勋(1)
梁任公先生行状	伍 庄(2)
梁任公先生传	刘盼遂(7)
梁启超	彬 彬(10)
梁启超先生评传(节录)	王森然(20)
党人列传·梁启超	胡思敬(40)
星庐笔记·梁启超	李肖聃(41)
祭文	伍 庄(46)
记梁任公先生轶事	超 观(49)
梁启超故乡述闻	佳 木(56)
《饮冰室合集》序	林志钧(60)
梁任公先生	郑振铎(63)
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	素 痴(101)
我国学者与政治生活	郑师许(109)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悼梁卓如先生(1873—1929) | 缪凤林(114) |
| 悼梁任公先生 | 张其昀(120) |
| 梁任公别录 | 张其昀(126) |
| 跋《梁任公别录》 | 张荫麟(137) |
| (附)谈梁任公先生 | 陈伯庄(140) |
| 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 | 吴其昌(142) |
| 谈梁任公 | 周善培(149) |
| 梁任公先生印象记 | 霍骈白(163) |
| 梁任公先生遗事(少年时代) | 谢国桢(167) |
| 万木草堂忆旧(选录) | 卢湘父(174) |
| 书院应课 | |
| 任公轶事 | |
| 梁启超乙未会试被黜 | 胡思敬(178) |
| 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 | 陈寅恪(180) |
| 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 | 王 照(183) |
| 戊戌前后康、梁史料补遗 | 梁启勋(187) |
| 救快男儿梁启超 | (日)林权助(190) |
| 革命保皇两党之冲突(节录) | 冯自由(196) |
| 革命逸史(选录) | 冯自由(202) |
| 横滨清议报 | |
| 梁任公之情史 | |
| 日人德富苏峰与梁启超 | |
| 在上海(一九〇四——一九一〇)[一] | 胡 适(210) |
| 《艺蘅馆词选》自序 | 梁令娴(214) |

梁启超与林献堂	甘得中(216)
《梁任公先生演说集》序	张嘉森(220)
记新内阁	黄远庸(221)
戊戌变法侧记(选录)	许姬传(225)
花随人圣龕摭忆(选录)	黄 濬(227)
梁任公先生入桂纪行	朔 行(230)
滇桂纪行	朔 行(234)
梁任公推翻洪宪轶闻	博浪楼主(238)
民国初年的几任财政总长·梁启超	贾士毅(249)
梁启超任北洋财政总长时二三事	惠 隐(255)
纪念梁任公先生	梁漱溟(258)
(附)伏卵录(选录)	梁 济(266)
梁启超二三事	梁漱溟(268)
《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前言(节录)	丁文渊(271)
我眼中的梁启超(1873—1929)	左舜生(276)
回忆梁启超先生	杨鸿烈(281)
忆梁启超先生	刘海粟(290)
胡适的日记(选录)	胡 适(304)
六十年前学术界的一段佳话	郑伯麒(307)
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	梁实秋(310)
忆梁任公先生	江 父(313)
忆东南大学讲学时期的梁启超	黄伯易(315)
记梁任公	太 希(329)
梁任公先生印象记	梁容若(338)

我所认识的梁启超与王国维	蒋善国(347)
记梁任公先生二三事	熊佛西(352)
曼殊室填词	仲 策(356)
梁启超父子一二事	赵效沂(358)
病院笔记	梁仲策(361)
“尽信医不如无医”	西 滢(365)
回忆梁启超先生	周传儒(370)
史学大师梁启超与王国维(节录)	周传儒(383)
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跋	姚名达(392)
大师礼赞(节录)	黎东方(394)
我的治学经历(节录)	谢国桢(399)
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	吴其昌(403)
回忆梁启超先生	李任夫(414)
《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》序	余绍宋(421)
《论七略别录与七略》跋	谢国桢(424)
《跋稼轩集外词》后记	储皖峰(427)
病床日记	梁启勋(428)
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	梁思成等(430)
胡适的日记(选录)	胡 适(433)
梁任公死时各方挽联忆述	丁 丑(436)
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	吴荔明(445)
后记	夏晓虹(476)

梁启超小传*

梁启勋

梁启超,字卓如,号任公,广东新会人。年十六,入学海堂为正科生。十九入万木草堂。甲午以后,加入国事运动。年廿四,创《时务报》于上海。翌年冬,主讲长沙时务学堂。年廿六,值戊戌政变,走日本。又二年,自檀香山赴唐才常汉口之役,抵沪而事败,避地澳洲,旋适日本。四十岁,始归国,参与民国新政。洪宪及复辟两役,奔走反抗甚力。欧战起,主张加入协约国。年四十六,漫游欧洲。翌年东归,萃精力于讲学著述。卒于民国十八年己巳,溯生于同治十二年癸酉,得年五十六。乙亥冬,启勋谨记。

(《饮冰室合集》,中华书局 1936 年 1 月版)

* 题目为编者所拟。

梁任公先生行状

伍 庄

先生名启超，字卓如，任公其别号也。世居新会之熊子乡，地距崖山七里，先生远祖当明末时由南雄徙居于是焉。父莲涧公，母赵氏。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先生生，逮事王父镜泉公。

先生性聪颖，四岁就王父膝下授以四子书、《诗经》。六岁，就莲涧公读，五经卒业，受中国略史。八岁，学为文，九岁能缀千言。十二岁，应试学院，补博士弟子员。嗜读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《史记》文能成诵者八九；又尽读姚氏《古文词〈辞〉类纂》，嗜古文词。十三岁后，治段、王训诂之学，渐有弃帖括之志。十五岁，肄业于省会之学海堂，堂为嘉庆间前总督阮元所立，以训诂词章课粤士者也。十七岁，己丑，举于乡，主试为李尚书端棻。十八岁，计偕入京师，莲涧公挈之行，李尚书以女弟许字焉。是年下第归，与学海堂高才生陈通甫始从南海先生问学。先生尝自述其初谒南海先生时之情状，谓“启超以少年科第，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、词章学颇有所知，辄沾沾自喜。先生乃以大海潮音，作狮子吼，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，更端诘驳，悉举而摧陷廓清之。自辰入见，至戌始退，冷

水浇背,当头一棒,一旦尽失其故垒,惘惘然不知所从事。且惊且喜,且怨且艾,且疑且惧,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。明日再谒,请为学方针。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,而并及史学、西学之梗概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,自退出学海堂,而请业于南海先生。启超生平知有学,自兹始。”(此段见《饮冰室文集》任公《三十自述》)自是先生从学于南海先生门下者凡三年。

甲午年二十二,入京师。时当中日之役,大东沟丧师,南海先生痛国势之弱,首倡变法。乙未和议将成,南海先生联公车上书阻之,大会于松筠庵,到者千二百余人,京师震骇,旧臣侧目。而先生从南海先生后,独慷慨发愤焉。是年七月,开强学会于京师;未几为言官所劾,封禁。丙申三月,先生出京,与黄公度倡办《时务报》于上海,先生与麦孺博专任撰述。先生之报馆生涯自兹始。丁酉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与督学江标之聘,入湘,主讲时务学堂,与谭嗣同、唐常才(才常)等创南学会,以为地方自治之基础,力倡民权,尽收湘中豪杰,蔡松坡将军即是时之时务学堂学生也。先生讲学,必称师说,发大同之义,民主之治。湘中旧绅群起哗攻,王先谦、叶德辉等致函巡抚陈宝箴,谓“康、梁主张民权,无父无君”,可见当时先生言论之激越。后来湘省民气之盛,实由先生播种之功也。

戊戌先生年二十六,从南海先生入京师,开保国会。四月奉诏办大学堂,兼译书局事务。八月政变,先生出亡日本,创办《清议报》馆,及东京高等大同学校。己亥冬,游檀香山,创维新会。庚子夏,将入美。值义和团变起,内地同志谋起义师,靖国难,函电促先生归国。七月至沪,而汉口之难作,烈士唐常才(才常)等殉焉。先生遂赴南洋,谒南海先生,道印度,

游澳洲,时澳洲维新会最盛。先生自西而东,环历澳洲将一年。辛丑归日本。壬寅在日本创刊《新民丛报》,先生言论,风靡一时,举国思想,为之丕变。《新民丛报》之销流,至十万份焉。癸卯先生渡美洲,应维新会之请,遍游各埠。(详见《新大陆游记》中。)甲辰后居日本,仍办《新民丛报》。既而移家于神户之须磨,从事著述。戊申后改办《国风报》,创政闻社于东京。

民国初元,壬子,袁项城派使东渡请先生归国。先生归天津,办《庸言报》。癸丑,进步党组织成,推戴先生为领袖。同年熊希龄组阁,先生任司法部总长,既改任币制局总裁。甲寅,欧战爆发,日本乘势提出廿一条件,迫胁项城承认。先生著论大攻击之,全国舆论,为之激昂,日人气折。乙卯筹安会发生,先生与蔡松坡将军密谋曰:“项城必称帝,吾屡劝不听,誓必倒之。子能助我乎?”蔡将军慨然以云南出兵自任。先是先生草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(者)》论一篇,痛陈国体变更之不可,透辟异常,针砭项城,词锋犀利。项城侦知之,使人示意先生,愿以二十万元代价,购买先生此文,先生掉头不顾。此文既刊布,全国人心大动,风云变色。蔡将军遂即出京赴沪,先生亦间关入桂。已而滇、桂之兵起,洪宪帝制卒失败。共和再造,赖先生发动力也。先生入桂之时,莲涧公适病卒于港,音问阻绝。既而先生抵肇庆,闻变,即奔丧回港,回沪守制。丁巳段阁参加欧战之计划,完全为先生所主持,无如扼于黄陂与国民党之议员,致闹出督军团之变,张勋乘机复辟。七月一日,先生读谕叹曰:“此非南海先生意也。南海先生主张立中华帝国,行虚君共和制。今谕仍称大清,岂南海先生意乎?”既

而探知一切为刘廷琛、胡嗣瑗等把持，南海先生之计皆不用，于是先生与段祺瑞赴马厂兴师。张勋既败，先生本不欲复出，但以主张对德宣战之故，欲贯彻其主张，因复就段阁之财政总长焉。卒之主张实现，中国赖以取得国际上之种种便利，出席于欧洲和平会议，先生之功，不可没也。然先生当时之志愿尤〈犹〉不止此，先生力劝段祺瑞亲带兵赴欧洲战场。可惜段氏为宵小所包围，不听先生之言，先生之大志愿仍不得达。段意在先以武力平南也，先生于是不复预政府事。

戊午冬出游欧洲一年，庚申春归国。自是主讲清华、南开、东南诸校，专事著述，罕复谈政。壬戌，在东南大学时，辄以余暇，访欧阳竟无居士研究唯识，上下议论，风雨不更，盖先生于佛学亦极有心得焉。癸亥万国文学会选先生为会员，此会为加尔斯活底氏创于一九二一年，所以罗致世界文学士者也。自庚申至癸亥三、四年间，著书数百万言，先生之精力，亦疲于是矣。

先生体气素强，生平少病。甲子冬忽患尿血，时作时止。初不以为意，乙丑后尿血渐多，然无痛苦。既而请西医治之，劝以静养。丙寅入北京协和医院养病数月，欧美医生凡五、六人诊治之，断为肾坏，请施刀圭。先生素信西医，遂从其请。但割后，肾并未有坏也。自是先生之精神渐不如前，尿血之症亦并未愈。然先生不耐久居医院，又复徇清华诸生之请，再讲学焉。去年丁卯，长住清华。冬后尿血又剧，则再入协和医院。有血科专门医生新自欧洲抵京，诊之数月，卒不能断为何症，但劝静养而已。今年夏间稍愈，出院。秋后复剧。九月第三次入协和，调治两月，卒无效。有瑞典医生谓其病甚奇，世

界上患此病者曾有三入，二人死而一人生云。夏历十二月初九日，竟卒于协和医院，年五十有六。惜哉！

先生魄力不如南海先生之伟大，然三十余年来，办报、著书、讲学，风靡一时。胡适之谓三十岁以上稍能读书之人，无不受其影响，则先生文字之功，有特长焉。先生为文，善用开阖之姿势，抑扬之音调，说至透辟处，往往入木三分，阅者无不感动，故能具有一种特殊势力，诚如先生所谓“烟土披里纯”INSPIRATION也。近年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，著述日多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。其著述条理之分明，爬梳之得法，抉择之精确，疏释之发皇，能使学者读其书，省精力而获益多。当兹世界文化大通之会，不通国学，不可以读外国之书；通国学而费一、二十年光阴焉，则老矣。国学浩如烟海，无门径真无以入，故不能不有赖于整理之人。假令天假先生以年，则今后国家虽乱，其以学术惠我国民者，岂浅鲜哉？呜呼！不料人事所能为力者，天亦靳之。先生年仅五十六，竟以逝世闻也。天之罚中国，何其酷耶！既坏乱其政治，使人民不得一日之安；复夺其学术界之重心，使学者旁皇失所。呜呼！已矣。

乱靡有定，学亦丧亡，我瞻四方，高丘无女。文武之道，痛将尽于今夜，历阳之都，忧瞬息而为湖。哀哀国人，何辜于天？言念及此，能无恸乎？

戊辰十二月伍庄述。

（《梁新会》，中国宪政党驻美国总支部印送，
1929年3月版）